

杨志军藏地小说系列

修订版

འཕྲིན་ལྗོངས་ཀྱི་འཕྲིན་ལྗོངས་ཀྱི་འཕྲིན་ལྗོངས་ཀྱི་འཕྲིན་ལྗོངས་

# 伏藏 下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出版传媒

杨志军·著



014012066

I247.5  
3639-2

V2

杨志军藏地小说系列

# 伏 藏 下

杨志军著



修订版



北航

C1699145

I247.5  
3639-2  
V2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320310410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伏藏 / 杨志军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10

(杨志军藏地小说系列)

ISBN 978-7-5354-5867-4

I. 伏…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5651号

责任编辑: 杜东辉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花语石工作室

责任印制: 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44.25 插页: 6页

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659千字

定价: 50.00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第一章 毒咒将临 / 001
- 第二章 措曼吉姆 / 033
- 第三章 劫中之劫 / 058
- 第四章 明空赤露 / 089
- 第五章 一苇渡河 / 117
- 第六章 索朗班宗 / 150
- 第七章 防雪栅栏 / 181
- 第八章 灵塔丛林 / 205
- 第九章 晶体菊花 / 225
- 第十章 骷髅杀手 / 251
- 第十一章 司西平措 / 274
- 第十二章 玛吉阿米 / 301
- 第十三章 伏藏之心 / 327
- 尾 声 / 354
- 后 记 再让我们期待一次未来 / 357

## 第一章 毒咒将临

### 1

古茹邱泽喇嘛来到布达拉宫坛城殿，从密集金刚坛城走向胜乐金刚坛城，再走向大威德金刚坛城，然后停下，看着尊师瓦杰贡嘎大活佛正在坛城前闭目打坐，就站到一边静静等候着。

瓦杰贡嘎大活佛睁开眼睛，慈祥地说：“准备好了吗？你一定能战胜对手，虽然你的对手很强大。”

古茹邱泽说：“我知道尊师最后还想告诉我战胜对手的法宝。”

瓦杰贡嘎大活佛说：“不要判断，不要思考，内心的清晰、内心的涌荡就是你最应该表达的，你要随心所欲。我相信你，你和你的本尊已经形神不二地融合在一起，你的表达，就是本尊神的表达。”

“明白了，随心所欲。”古茹邱泽喇嘛说。

瓦杰贡嘎大活佛没再说什么，点了点头，让他去。

古茹邱泽没有马上离开，留恋地看了看主宰三座坛城的本尊神和四周的壁画，去铜香炉里上了香，轻声念着经咒拜了拜。

十一年前，他就是在坛城殿、在尊师瓦杰贡嘎大活佛的指导下，考取了“拉然巴”，这是西藏格西学位的最高一等，说明他已经取得了显宗方面的最高成就，有了进入拉萨上密院或下密院修习无上密法的资格。此后他在上密院苦修九年，三年一个台阶，先后晋升到“格阔”、“翁则”、“堪布”的职位。堪布是最重要的一个台阶，不用苦修精进，任期三年后就是“堪苏”。上密院的“堪苏”按资格和修法成就，可以升任“东岳法尊”，下密院的“堪苏”可升任“北岳法尊”。两名法尊都是甘丹赤巴的继承人。甘丹赤巴是甘丹寺的住持，而甘丹寺又是

格鲁派的第一根本道场,它的住持就是格鲁派教法的最高成就者,是黄教的“教法第一”,在过去也是有资格代替达赖喇嘛执政西藏的第一人选,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见了都要起身迎接,赐座赐茶。但让所有僧侣诧异和遗憾的是,古茹邱泽喇嘛在获得上密院“堪布”职位,距离黄教教法之首的地位仅有几年时间、一步之遥的时候,突然辞别上密院,回到了布达拉宫,回到了他最初的上师布达拉宫峰座大活佛瓦杰贡嘎大活佛跟前。

瓦杰贡嘎大活佛生气地问他为什么要回来。

古茹邱泽说:“圣教视师如佛,我想回到佛的身边,有什么不对吗?”

“既然我是你的佛,那你就得听我的。”

“尊师有什么吩咐,我服从就是了。”

“明年我的任期就到了,你必须参加布达拉宫峰座大活佛的竞任考试,我希望你接我的班。”

古茹邱泽用微笑做了回答。他心仪的就是布达拉宫,就是尊师瓦杰贡嘎的衣钵。他觉得布达拉宫峰座大活佛虽然不像甘丹赤巴那样处于尊崇之巅,却也有甘丹赤巴不及的地方,那就是他占据着布达拉宫这座信仰的高峰。从教外和世界的眼光看,只有布达拉宫才是藏传佛教的中心,它代表西藏,代表西藏宗教和文化的最高知名度,而他古茹邱泽喇嘛关注的,是圣教在教外的光大和对世界的影响,是大迷惘、大危机、大混乱时代,让地球众生坚定信仰、皈依爱善的可能,而不是格鲁派自己对自己的完善,更不是格鲁派僧人自己对自己的尊崇。

但是按照历史惯例和布达拉宫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布达拉宫峰座大活佛的位置并不是按资质的晋升和师徒之间的自然传承,而是四年一次的考试竞任,参加竞任考试的都应该是上、下密院取得“堪布”职位的高僧和各大寺院拥有转世资格的住持,必须在显宗和密宗的证悟方面具有众所周知的殊胜成就,有八年以上闭关苦修的经历,以考官的身份参加过三届以上全西藏的格西考试,并有两种以上的著述流传。每次竞任由拉萨三大寺和布达拉宫权力机构选定两名,胜者为王,败者回家,相当残酷。“回家”的意思是,你一旦失败,不仅要罢免你的“堪布”或者“住持”职位,取消你的转世资格,还要发落你到童年或青年时学经的寺院,终生不得有任何升迁。这样的制度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危险程度,减少竞任者,一方面是为了给胜出者扫除最强劲、最容易产生仇恨的对手,所以只要参加竞任,就都是野心勃勃,都要破釜沉舟。

现在,对古茹邱泽喇嘛来说,实现抱负的时机终于来到了,明天,明天就是

第一场考试,他相信自己的实力,相信尊师瓦杰贡嘎大活佛的指导无往而不胜。

古茹邱泽离开尊师,快步回到布达拉宫西侧自己的僧舍,一进门就看到昏暗的光影下,一个熟悉的人影坐在榻铺上白晃晃的笔记本电脑旁。

人影背衬着墙壁,墙壁上没有唐卡的佛像,没有壁画的神灵,也没有法器念珠之类的挂饰,只有一张从画报上撕下来的图片宝贝似的装在镜框里。图片的景色是高耸连绵的雪山和一马平川的草原。雪山白得耀眼,草原绿得发光,更有河流清澈见底,用一个S形的弯曲点缀其间。这边是羊群,那边是牛群。一个木头的转经筒桥梁一样架在河床上。一股清香扑鼻而来,似乎不是人影的体香,而是草原的花香,温暖如同躲在云后的太阳悄悄散射着。

就像第一次她来他住所那样,古茹邱泽有些说不清的激动:“妃宝来了?怎么提前没说一声,是不是在担心明天的考试?”

妃宝站起来:“不,对考试我一点也不担心,我是来告诉你……”她欲言又止。

他拉开窗帘望着她,发现她的眼睛是红肿的:“怎么了?”

她说:“你弟弟死了。”

他“啊”了一声,僵立着,突然感到天旋地转。僧舍摇晃着,整个布达拉宫摇晃着,他朝前倒去。妃宝扑过去抱住他,把他扶到榻铺上。他用双手撑着榻铺,满眼含泪,长叹一声:弟弟果然死了。

“怎么死的?”

妃宝摇摇头不想说。

他又说:“那就是自杀。”

妃宝抽咽了一下说:“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但又想,万一你明天正在考试,有人突然说起呢?不如你早一点知道。”

古茹邱泽沉默着,突然说:“你来得正好,来得正好。”

妃宝擦了一把眼泪:“你觉得好就好。”

古茹邱泽用伤感的口气告别似的说:“我们开始吧,这是最后一次了。”他起身拉上窗帘,从白羊毛毡的榻铺上拿开了白晃晃的笔记本电脑。

妃宝有些奇怪,这是突如其来的开始,没有任何预先的提示。但是她知道她现在什么也不能说,唯一要做的,就是迅速出离世俗界,在修炼的状态里进入佛母的幻空之境,成为明王的助力和佛体的法赞。她是明妃,是他的修习女伴,她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他人获得并巩固大乐与性空的证悟。她来到他面前,以

“轮王坐”的姿态面对着他。

古茹邱泽喇嘛跏趺而坐，榻铺就是莲台，妃宝就是方便。他什么也不想，就想着光明和幻空，世俗远了，弟弟远了，女人远了，肉体远了，大空大乐、离形去识的法尔境界就要出现了，马上，马上，就要出现了。

但眼看就要出现的“乐空双运”却始终没有出现。古茹邱泽以为自己什么也没想，其实想了，他不可抑制地想到了弟弟，想到了从此和弟弟不会再有任何关联的妃宝，想到了妃宝的过去和未来以及迷人的风情。他惨叫一声，口吐鲜血，仰身而倒。

妃宝扑过去，摇晃着昏迷过去的他，喊着：“明王，明王。”看他不应，又换了叫法，“古茹邱泽喇嘛，古茹邱泽喇嘛。”还是没有反应，她又喊，“邱泽哥哥，邱泽哥哥。”

他醒了，他一听到妃宝叫他“邱泽哥哥”他就醒了。

妃宝说：“有个叫香波王子的来到了拉萨，我是说发掘‘七度母之门’的具缘者来到了拉萨。”

古茹邱泽完全醒了：“你见到了？”

“没有，只是听说。”

“现在在哪里？”

“已经去了大昭寺。”

古茹邱泽喇嘛坐了起来，深深地吸口气，下地走向门外，又回来，在僧舍里踱着步子：“来了，来了，终于来了。”然后坚定地说，“来，接着修炼，我们必须用契证法性佛智的空乐成就来迎接这个神奇的具缘者，否则，我们就将和‘七度母之门’分道扬镳。”

## 2

好像法事刚刚结束，香波王子和梅萨一进入大昭寺广场，就见喇嘛们从大昭寺门内蜂拥而出，袈裟的红色泄洪似的覆盖了广场的灰白。他们两个淹没在喇嘛海里，不停地说着“劳驾，劳驾”，分开人众朝前挤去。好不容易挤到著名的“唐蕃会盟碑”前，喘了口气，又朝着更靠近寺门的“劝人种痘碑”挤去。

“劝人种痘碑”是清乾隆五十九年为纪念接种牛痘治疗和预防天花而立。大概是为了让人知道天花会带来满脸麻子的后果，藏民用石头敲出了遍体的



坑窝。那些坑窝便代替文字成了石碑刻字的内容。香波王子正想把自己的发现告诉梅萨,就听一声法号从大昭寺最高层的金顶传来。

喇嘛们猛地动荡起来,朝着寺门流泻而去。香波王子和梅萨被他们裹挟着,不由得奔跑起来。他们路过了被称作“一百零八块无字经石”的大昭寺门前磕头石板,路过了售票窗口,极力想停下,但一停下就会有喇嘛过来推搡。等到没有喇嘛推搡时,发现已经来到了大昭寺门内的辩经大院里。

寺门很快关上了。喇嘛们星散而去,消失得一个不剩,只留下香波王子和梅萨伫立空落落的大院子里。一河金光潋潋的酥油灯,在大院东侧的廊檐下无声地流淌着。

香波王子望着天井说:“我们就这样进来了,连门票都没买。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进来的,是他们抓我们进来的。”

梅萨问:“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会来这里?”

香波王子摇头,正在恍惚,就见一个五大三粗的国字脸喇嘛突然从一河酥油灯后面闪了出来。他和梅萨一眼就认出,此人就是在西藏社会科学院的院子里一把抱起孩子的那个喇嘛。

国字脸喇嘛信步走来,甩着袈裟袖子说:“大师说得不错,你们去不了色拉寺,就会来大昭寺。”又指着大门说,“为了迎接你们,不到关门时间,我们就打发走了所有游客。”

香波王子说:“不是我们去不了色拉寺,是不想去了。”

国字脸喇嘛说:“就是不知道你们对大昭寺知道多少,居然敢来这里发掘‘七度母之门’的伏藏。”

香波王子说:“说这些有什么用,我们已经失去自由。”

国字脸喇嘛说:“世界原本是个大罗网,因因果果、果果因地纠缠在一起,根本就没有自由,谈不上失去。”

香波王子说:“你们准备干什么,把我们交给警察?”

国字脸喇嘛说:“秋吉桑波的信徒从来不做那种事情。”

梅萨问:“秋吉桑波?他是谁?”

香波王子说:“名扬教界的一代密法大师,西藏僧人都知道他。”

国字脸喇嘛点点头:“也许你们很快就会见到他,也许你们一生都没有机会认识他。他是所有掘藏人的师傅。”说着朝着三十步之外廊檐下的酥油灯吹了一口气,一河酥油灯的灯苗顿时波涛汹涌,“在接待你们之前,我首先要搞清楚,你们凭什么认定,大昭寺就是‘七度母之门’的所在地?”

香波王子冷笑着不说话。

国字脸喇嘛贿赂似的朝梅萨笑了笑，又说：“有时候诚实就是佛法，就是力量，你们是懂佛法有力量的人。”

梅萨对香波王子说：“伏藏只有证悟，没有秘密，如果他不是具缘之人，就是知道了‘授记指南’，‘七度母之门’也会离他越来越远。你就告诉他吧。”

香波王子说：“事实上我们是在寻找措曼吉姆的踪迹，她是仓央嘉措的情人，曾经陪伴仓央嘉措度过了一段失踪的日子。他们最初藏匿在色拉寺，色拉寺火灾后，便来到拥有‘一百零八块阳光般锃亮的经石’的大昭寺。这是‘授记指南’告诉我们的，仓央嘉措的情人措曼吉姆在哪里，‘七度母之门’就应该在哪里。或者说，措曼吉姆就在大昭寺等着我们，如果你知道她在哪里，请你告诉我们。”

国字脸喇嘛说：“啊，你是说她还活着？”

香波王子说：“仓央嘉措的情人，总会以一种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相信会这样。”国字脸喇嘛说，“古老的大昭寺不拒绝了解它的历史的人，秋吉桑波大师也很想知道你们有没有资格进入大昭寺，所以我要和你们谈谈。如果你们能令人满意地回答我提出的五个问题中的三个，今天晚上，大昭寺对你们就是不设防的，你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香波王子说：“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三个以上的问题呢？”

国字脸喇嘛说：“那就不仅仅是掘藏的结束，也是生命的结束。别忘了，不能继续掘藏就意味着暴露了伏藏而又让它夭折在你们的无能之中，‘七度母之门’不会再有打开的可能了。这就等于你们毁灭了伏藏，刺穿了圣教的心脏，同时也刺穿了永生不死的仓央嘉措的心脏。你们将成为佛法的敌人、罪恶的叛誓者。而你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这个石板铺成的院子，一千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惩罚教敌的行动。知道‘隐身人血咒殿堂’吧？”

香波王子点点头。

国字脸喇嘛说：“尽管在对待‘七度母之门’上我们属于赞美派，他们属于仇视派，立场截然相反，但我们最终还是会把你们交给他们，因为他们毕竟是教内的人。他们是怎么惩罚教敌的，恐怕你也知道。”

香波王子一脸僵硬的胆怯：“钻刺经络穴位。”

“不，还有比这更惨的。”国字脸喇嘛夸张地狰狞着。

“更惨的？”梅萨不寒而栗。

国字脸喇嘛瞪着香波王子：“如果你知道，就请你告诉她。”

香波王子似乎已经看到那惨不忍睹的场面，闭上眼睛说：“毒药会进入教敌的身体，烂掉他的心，烧焦他的肺，撕裂他的肝，洞开他的肠子，把疼痛推向极端，让所有的神经发出地狱煎熬的锐叫。要命的是，你身上没有伤痕，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死的，也就谁也不会为你的死承担法律责任。”

国字脸喇嘛纠正道：“进入体内的不是毒药，是毒咒。”

香波王子问：“你们是不是把我们当成了新信仰联盟的人，当成了乌金喇嘛？”

“不是我们，是‘隐身人血咒殿堂’把你们当成了乌金喇嘛。乌金喇嘛和‘隐身人血咒殿堂’都相信‘七度母之门’是仓央嘉措遗言，是摧毁圣教的定时炸弹，前者想发掘‘七度母之门’，后者想封藏或者毁灭‘七度母之门’。你们是夹在中间的。你们是不是乌金喇嘛，说了不算，要看行动，看你们能不能发掘出真正的仓央嘉措遗言，看仓央嘉措遗言到底是不是对圣教的爆炸性羞辱。”

梅萨惊惧地望望天。黄昏了，阴影笼罩而来。大昭寺的森严壁垒从天而降，恐怖的鸟羽飞下云端，匍匐在大天井的上面。毒咒似乎已经出现，正变成一根根无形的针芒，嗖嗖嗖地随风游弋。恶辣辣的利剑已经悬在头顶，随时都会砍下来。

### 3

大昭寺门内的辩经大院里，国字脸喇嘛从袈裟袖筒里拿出一红一绿两种金刚怒目的贴牌，带他们来到了一左一右两根黑黝黝的带有羊图腾残痕的老柱子前。

他面朝他们，站定了说：“现在提问开始，第一个问题是，谁修建了大昭寺？”

香波王子生怕自己有误，拽了一把梅萨说：“我们两个都可以回答。”

国字脸喇嘛说：“当然，她是你的法侣。”

梅萨眉毛一抬，像是说：法侣？你任命的？

香波王子说：“先是唐妃文成公主给藏王提议，在海底罗刹女的心脏卧塘湖上建立寺庙，保佑藏土平安。这个提议让尼妃墀尊公主激动，因为她从尼婆罗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还没有地方安置。尼妃得到藏王同意，亲自监

督填湖造庙,无奈那地方又是沙子又是水,地基不稳,筑墙不牢,每建必倒。尼妃求助于唐妃,唐妃实地勘察了一番,拿出阴阳卜算,确定了挖沙填泥的方案。卧塘湖是一座沼泽地干枯后遗留下来的堰塞湖,本身没有泉眼与河水注入,沙子一挖,水就流走了。然后在沙坑里填上从远处背来的粘土作为基址,再用石料和粘土砌墙。运走沙砾和背来土石是一项繁重的劳役,奴隶不够用,唐妃就使人从山神那里借来一群群山羊充当运输工具。于是效率大增,仅用了十二个月,有八座殿堂的寺庙就拔地而起。大昭寺最早的名字是‘惹萨垂朗祖拉康’,意思就是‘羊背土建造的神变佛堂’。后来蒙古人来到西藏,改称‘大昭’,大昭就是大庙。”

国字脸喇嘛说:“你还是没说明白到底谁修建了大昭寺,是文成公主,还是墀尊公主?是藏王松赞干布,还是山神派来的山羊?你不能说大家合力而为,因为秋吉桑波大师的要求是,你必须推断出一千三百多年前建造大昭寺的工程中谁出力最多。”

香波王子卖弄地说:“这得从小昭寺说起,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最重要的嫁妆便是一尊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到了拉萨,一路都在行走的佛车突然陷进了泥沼淤沙里,怎么抬也抬不出来。公主说,罢了,就放在这个地方吧,反正藏地也没有安置佛的寺庙。于是便在佛像四周立起四根柱子,悬挂着白锦帐,为之供养。随后这个地方便建起了‘甲达惹木切拉康’,也就是后来的小昭寺。既然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已经有了安置,尼婆罗墀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就无可争议地安置在了‘惹萨垂朗祖拉康’,即后来的大昭寺。大昭寺是为安置作为公主嫁妆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而建,嫁妆的主人尼婆罗的墀尊公主自然应该是大昭寺的修建者。重要的是,无论文成公主的‘甲达惹木切拉康’,还是墀尊公主的‘惹萨垂朗祖拉康’,在当时修建时并没有大小轻重之分。数百年以后,经元、明、清历次扩建,墀尊公主的‘惹萨垂朗祖拉康’规模越来越大,这才有了‘大昭’和‘小昭’即大庙和小庙的区别。”

国字脸喇嘛连连摇头:“你的回答我们非常不满意。”他回身把一张红金刚贴牌贴到右边的老柱子上,又说,“满意的回答应该是山羊修建了大昭寺,因为山羊是山神的儿子。山羊还起源了‘拉萨’这个名字,这就是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人们都说‘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对吗?”

梅萨赶紧说:“对对,是这样,满意了吧?”

香波王子斩钉截铁地说:“不对,应该是先有布达拉,后有拉萨。当年松赞

干布之所以从山南雅砻河谷迁都卧马塘,首先是红山布达拉吸引了他。在修建大昭寺之前,布达拉红山上已经有了岩洞宫室‘曲结竹普’,赞普和妻子以及尼妃都住在这里。这里离天最近,险要而安全。至于‘拉萨’这个名字,它就是‘天地’或‘神地’的意思,而不是‘惹萨’即‘山羊背土’的演变。”

国字脸喇嘛点点头,把一张绿金刚贴牌贴到左边的老柱子上:“这个回答我们很满意。第三个问题:你说大昭寺是为安置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而建,那为什么现在大昭寺主供的却是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呢?”

梅萨说:“换了一下呗。”

香波王子说:“是啊,换了一下。吐蕃三十六代赞普名叫赤德祖赞,他和王后生了一个儿子,聪明英俊,被视为天神之子,起名绛赤拉温。天神之子大了要娶亲,大臣们以为不妨按照先王松赞干布的成例,娶个唐朝公主,才好般配,便派出和亲使者前往长安。唐皇欣然允诺,金城公主千里迢迢入藏和亲,没想到不幸已经发生,天神之子绛赤拉温在金城公主到达一个月前摔死马下。金城公主悲戚难忍,哭得死去活来。大臣们却劝说她与其按照汉俗终生守寡,不如依了蕃俗嫁给老赞普赤德祖赞。于是金城公主便成了赤德祖赞的妃子,隆重的婚礼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朝拜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但这时佛像已经不在小昭寺了。原来先前松赞干布的孙子十三岁的芒松芒赞即位,听说唐朝欲派兵进藏接走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便把佛像移出小昭寺,藏于大昭寺明鉴南门内,砌墙堵死门户,画上妙音仙女作掩饰,一藏就是六十年。金城公主大为感慨,督促丈夫赤德祖赞立即把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迎请到大昭寺主殿供养,而原先在这里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又被迎请到小昭寺供养。”

国字脸喇嘛摇头道:“这样的回答我们不满意。满意的回答应该是文成公主和墀尊公主都把意愿伏藏在了金城公主身上,金城公主不过是意愿的执行者。她是空行护法的现身,一夜之间就将十几个人搬不动的佛像换了位置,使它们合乎顺序地各就各位。我指的是年龄的顺序,八岁是小的,应该在小昭寺,十二岁是大的,应该在大昭寺。”他说着,把一张红金刚贴牌贴到右边的老柱子上,又说,“现在是第四个问题:我们的佛教徒从四面八方来到拉萨,首要的目的就是朝拜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吗?”

梅萨说:“当然啦,它是西藏的骄傲。”

香波王子说:“释迦牟尼认为,我的相不是相,凡是人相、众生相都不是相,为什么呢?离开所有的相,才是佛。又说,我在当年没有相:既没有人相,也没

有众生相。那个叫释迦牟尼的根本就不存在，他也不曾说一法。法身、报身、化身都是空空如也，更何况雕塑的偶像呢。所以他从不主张建庙立像，圆寂前众弟子百般请求，才答应以自己三个不同年龄段的模样塑三尊像，并亲自为三尊塑像绘图、开光。这便是八岁等身像、十二岁等身像、十六岁等身像，其中以精细华美的十二岁皇子时代的释迦牟尼等身鎏金铜像为造像极品。羁留印度的十六岁等身像已在宗教动乱中沉入印度洋，握尊公主从尼婆罗带来的八岁等身像也在‘文革’中损坏，唯有十二岁等身像完好如初。它在南北朝的佛教东迁中从印度漂洋过海到达中国长安，后来又陪伴文成公主跋涉数万里，历时三年七个月，到达吐蕃拉萨。作为佛教文物，它已经走向了珍贵的峰巅。但信民朝拜的并不是文物，而是佛祖。在我们的意识里，佛像和释迦牟尼本人并没有区别。就在这种人像无别、时空无别的感觉中，幸福与和平从我们心里坚定而曼妙地升起。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它是西藏的圣极之宝，是太阳，由于它的存在，西藏所有的珍宝和圣物都只能是星星和月亮。但是如果天空只有太阳而没有星星和月亮，那就不是佛天。实际上，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又有他们的太阳、他们的圣极之宝——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

国字脸喇嘛说：“你并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我们还是满意你的模棱两可。佛持‘中道见’。”说罢，他将一张绿金刚贴牌贴到了左边的老柱子上。

高高的云彩消失了白色，天井暗下来，被神祇涂抹成青黑的夜晚模糊了视野，却比白昼更加清晰地显现着危境：一左一右两根老柱子上，出现了两张红金刚贴牌、两张绿金刚贴牌。这就是说，第五个问题——第五张贴牌决定着他们的命运，要么在大昭寺畅行无阻，继续寻找“七度母之门”，要么被当做教敌来临，在吃咒的过程中，烂心烂肺，流血五步。香波王子和梅萨闭上眼睛祈祷着，极力想让自己在接近地狱之门时平静在最后的自信里。

国字脸喇嘛说：“第五个问题，你们听清楚了。”他抬起头，看了看大院东侧廊檐下那一河金光激滟的酥油灯。酥油灯的后面，一些戴着鬼怪面具、手里摇晃矛头法器的喇嘛正在闪来闪去，似乎“隐身人血咒殿堂”的人已经做好准备，惩罚教敌的行动即刻就要开始，洪水猛兽般的毒咒就要喷出来了。他又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是谁立起来的，谁刻的字？”

梅萨对自己讨巧的回答已没有信心，用拳头捣捣香波王子。

香波王子小声说：“这纯粹是刁难，谁知道谁立起来的。”但他立刻昂起头，声音朗朗地说，“唐蕃会盟碑是我爷爷老扎西立起来的。当时两位盟主唐穆宗

皇帝和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想抬起来,力气不够,就请来了大力士我爷爷老扎西。我爷爷用一只手托住这座起重机才能吊起来的石碑,轻轻一推,就把它立起来了。刻字的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我哥哥。我爸爸刻了汉文,我哥哥刻了藏文。刻字的时候两个人忘了拿底稿,所以石碑上的汉藏两种文字内容其实是不一样的。我哥哥是唱格萨尔的,他刻的藏文比我爸爸刻的汉文有文采。你听我给你背诵各自的开头就知道了。‘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神圣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具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这是汉文,是严谨的公文形式。而藏文的开头却是浪漫的散文形式:‘神圣赞普鹄提悉勃野化身下界,来主人间,为大蕃国王,于雪山高耸之中央,大河奔流之源头,高国洁地,自天神而为人主,德泽流衍,建万世不拔之基业,永崇甥舅之好焉。’当年松赞干布娶了唐朝皇帝的外甥女文成公主,自然就应该随着文成公主管唐朝皇帝叫舅舅,所以有‘永崇甥舅之好’之说。”

梅萨小声说:“什么你爷爷、你爸爸、你哥哥,生命攸关的时候,你怎么胡说八道?”

香波王子说:“不是胡说是传说,在西藏,传说和神话就是一切,我也可以传说,信不信由你。”

国字脸喇嘛举了举红金刚贴牌,又举了举绿金刚贴牌,回头看看一左一右两根带有羊图腾残痕的老柱子,却没有贴上去任何一种贴牌。他望了望廊檐下酥油灯后面那些准备惩罚教敌的喇嘛,转身就走。走到大昭寺主殿的门口,突然回头,大声说:“对你们的回答,我拿不准秋吉桑波大师是否满意,所以不能把贴牌贴上去。最后的结果还没有出来,虽然今夜大昭寺对你们是不设防的,但是在明天早晨天亮前,一旦你们不能证明大昭寺就是‘七度母之门’的所在地,不能把仓央嘉措的情人措曼吉姆的踪迹发掘在我们面前,我就会把你们不愿意接受的红金刚贴牌贴上去,圣教之敌烂心烂肺、裂肝裂腹的下场将是你们别无选择的出路。记住,明天早晨天亮前。”

国字脸喇嘛消失了,空荡荡的辩经大院里,黑暗就像填充而来的沙土,磨砺着他们的感觉。悄悄的,神秘在滋长,恐怖在增加。毒咒的针芒依然在飞翔,愈发得阴险叵测。恶辣辣悬在头顶的利剑突然改变了处死他们的时间,又去前面等着他们了。梅萨不由自主地抓住了香波王子的衣袖。香波王子望了望身后紧闭的大门,转着圈看了看四周,浑身一阵哆嗦。

突然,香波王子攥住了梅萨的手:“怎么办?”

“我不知道。”梅萨畏怯地朝后看看。

“我们还有退路吗？走。”香波王子拉着梅萨，朝着一河酥油灯流逝的地方、大昭寺主殿的正门疾步走去。

4

智美坐在切诺基里，一直都在默诵《卜神法音》。这是祈请卜神到来的最佳方法。从早晨断断续续默诵到夜色降临，终于成功了。卜神来到心中的一瞬间，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眼睛随之睁开了，喃喃地说：“光亮，光亮，我看到我心中的光亮了。”他立刻拿过胜魔卦囊，用骰子占卜的方式，分六次抛掷，得到了231541的数字。然后对应数字排列出从签罐里摇出的六支神签，再把神签上的数字与抛掷骰子得到的数字用减法碰算，得出了代表占卜结果的数字。他喊一声：“大昭寺。”

索朗班宗说：“我们白来色拉寺了，赶紧走吧。也不知香波王子知道不知道是大昭寺。”

“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我也不知道，一张口就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了。”

“自从你在网吧见了他，你就变得心神不定了。我要提醒你，掘藏不是合股做生意，只能成就一个人，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历史上的掘藏师，不管大小，都是独立的。”

索朗班宗淡漠地说：“我知道了。”

智美笑了笑：“其实你不用担心香波王子，他的判断跟卜神的示现一样准确，肯定早就去了大昭寺，而且他还得到了秋吉桑波的帮助。秋吉桑波把全部干扰调到了色拉寺，还蛊惑人心地说：‘色拉寺，色拉寺，代表坚守的色拉寺，代表西藏的色拉寺’。我现在要把干扰调往大昭寺，让秋吉桑波明白，他的帮助是无效的。”

索朗班宗说：“可是你能得到什么？”

智美说：“乱中取胜，这是卜神告诉我的策略。”

那些等待香波王子和梅萨的逆缘者一直等到色拉寺清寺关门。每天黄昏都会清寺关门，但今天格外仔细，所有可以藏人的地方都被色拉寺的喇嘛清查了一遍。



阿若喇嘛和邬坚林巴以及另外几个雍和宫喇嘛被清理到了色拉寺大门外,在停车场呆了一会儿,便打着哈欠钻进了喇嘛鸟。他们有念经的毅力,却没有蹲守的耐心,一闲就犯困。

阿若喇嘛的手机响了,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你是一个见识过人的喇嘛,你应该知道,在西藏,所有教派共同崇信的胜地是不多的,大昭寺是难得的一个。它比色拉寺罕见而重要,全体藏人都这么认为,香波王子也不例外。告诉你吧,已经有骷髅杀手去了大昭寺。”

阿若喇嘛问:“你是谁?你不说清楚我肯定不会听你的。”

“我是神,是占卜之神。”电话挂了。

阿若喇嘛无动于衷,心说不要以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指挥我,我是阿若喇嘛,是一个佛法密宗的高级修行者,我有我的倚恃。

邬坚林巴知道这是智美打来的,立刻开动了喇嘛鸟。

阿若喇嘛说:“你要去哪里? 停车。”

但是很快阿若喇嘛就明白那个奇怪的电话说对了,因为手机来了短信,正是他望眼欲穿的“不动佛明示”。他大声说:“快走,去大昭寺。”

奇怪的电话也打给了王岩,但内容略有不同:“也许你会想,这个不认识的人告诉我香波王子此刻在大昭寺,一定是调虎离山计,我偏要在色拉寺守下去。那你就守下去吧,我知道你有很多时间是可以用来浪费的。告诉你吧,已经有骷髅杀手去了大昭寺。”

王岩说:“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

“你是警察,应该知道打听一个人的手机,太容易了。”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可以不相信。”对方挂了。

王岩犹豫不定,让卓玛把车开到离色拉寺远一点的扎基路口,隐藏到了路边的树林里。

手机又响了,是北京同事打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王岩,我们没有把事情办好。”接着王岩就知道,珀恩措从三十六层高的大厦顶层跳下去了。同事说:“我们和派出所的人都穿了便衣,但是她很警觉,还是认出来了。”又问,“她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自杀?”

当着碧秀和卓玛的面,王岩不好说别的,只说:“谢谢,谢谢,你们已经尽力了。”他关了手机,呆愣着:珀恩措到底是藏民,誓言就是天条,约定就是法律,可惜生命不能重来,只能希望她尽快转世了。他想起香波王子的叮嘱:“千万